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四十二回 新解元高居魁首 大主考喜得門生

話說李大椿在路上見眾人亂打吳熊，逼他還欠帳，勸解了他一番。吳熊趕忙上前道：「尊公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如此慷慨，叫小人何以克當？」大椿就將姓名告訴與他。吳熊道：「小人本非無賴之徒，只因生平好武，專愛交結朋友，故此將家產用得淨盡。近來因老母有病在家，欲思食物開味，苦又無錢，只得出來賒欠。今日老母又欲吃蜜餞各物，不料該店不肯再欠，我性急設法，所以硬自取。那知他們人多，就來打我。不是小人誇口，只要小人將兩手一舉，就要把這一干人等打倒。奈因我自己理屈，不敢還手。」大椿聽了他這一番話，原來有一番原故在內。並不是假話。心中想到，英雄沒路，皆多如此，何不相助相助他，也值不了許多。隨就送他道：「我這裡有幾兩碎銀子，你好帶去侍奉母親，能夠別圖生路，得個出頭所在，也不負為一人一世。向來酒食朋友，是從來依賴不住的。」說了，就在懷中取出三兩另二錢銀子遞給與他。

於德全三人見大椿如此，也說道：「他是個寒士。方且如是，我們何不也周濟他幾兩，方為處處行方便之理！」

每人也取出數兩官紋交與吳熊。吳熊千恩萬謝的方才收了，道：「吳某今日萍水相逢，得蒙恩德，他日若有寸進，斷不敢有忘大德，但不知這三位是何姓名，好為他日相逢之地。」大椿道：「老兄也不必再問，些須之贈何足言謝！」說了，幾人向東而回。

過了幾天，已到初□之日。這日五更天，進場考試。

到了頭牌時分，各皆繳卷出場。三兩日之間，各人皆取為一等。門斗送了信來，大家歡天喜地，預備鄉試。

光陰易過，瞬眼又到了八月初頭。這一日，見了主公，進了貢院，大家評論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們幾人之中，不知有人能像今日？就是主考，前也不過同我輩寒窗苦讀，一朝騰跡，就有如此顯榮，想他隊前也是意料所不到的。」你言我語，羨慕了一番，然後各將應用的書俱查好，擺在考籃裡面。

到了初八，俱皆飽食餐飯，爭取狀頭，來到貢院門口一望，人煙無際，負笈而來，聽得號炮三響，監臨升坐。這裡一府兩縣，點名給卷。李大椿四人也挨著名次入場考試。封門已畢，題目紙發了下來。四人各在號中索思了一會，然後一揮而就，真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。

一連三場皆是如此。

到了□五以後，眾人出場回寓，彼此將文稿錄了出來，互相評閱。四個人中間惟有李大椿頂好，方正中式，其餘文字雖然可中，卻皆是中流人物。於德全說道：「本來這步功名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只要奪得魁首，我們就是名在孫山外，心中也甘服。」大椿又謙遜了一回。

次日，因發榜日期還早，又將文稿謄了一篇，寫了一封家信寄國大同、專在省中等候發榜。

到了九月初□之外，每人在寓中皆各坐臥不安，愁眉不展，或將自己場中文章念一回，覺得自己得意，復行前後細看，又似乎有許多字句之疵。不禁又煩悶一番，歎氣連天，撓腮抓耳，說不盡那些壞品。又等了兩天，這一日，眾人正在寓中吃完晚飯，因無心頑耍，預備早些睡罷。還未進房，忽聽外面腳步吞吞人聲跑跑的，聽見人問道：「可曾發哪？」有人答道：「已經發了。」

大椿與眾人聽得清楚，滿面顏色，渾身的冷汗，心口如同小鹿兒亂撞，撲咚撲咚的亂跳。要想叫家人去看，深怕不中，格外難過。大家皆說不出口。只見你望住我，我看住你，呆呆兒的，各人皆立在堂屋之中。忽然門外一聲高叫：「方相公在家？」方正中聽得清楚而且明白，忙的走出去，答道：「誰人叫我？」早有人跑了進來說：「方正中中了八□七名的舉人。現在榜尚來曾寫完，我仍要去打聽呢。」說了那人飛跑回去。

方正中聽見自己中了，也不問眾人難過不難過，得意洋洋的走進房中，拾了燈籠，飛走出去。這裡三人聽不見自己的名字，實為相形，無地可以自容。

停了一刻，又有人來報道：「李瓊瑤也中了五□三名。」李瓊瑤聽見，也是跑了出去。還未上街，接住又有人來了。於德全也中了二□一名。此刻，只有李大椿一人未中。望住他三人皆出去等看發榜，自己一人只不見報到，心中思想好不悲苦，道：「此次我前來滿想一舉成名，上慰祖宗在天之靈，母親的苦節，乃竟不從人願，我何以回得家鄉，見得湯家眾人！」說到此处，不覺流下淚來，一人淒淒慘慘的在那裡暗自的痛哭。忽門外又一聲吵嚷，連來了許多人，吹吹打打跑入門來。大椿疑是代他三人報喜的，急忙的起身，要向房中去睡眠，早有於德全喊：「恭賀，恭賀！」一把抓住大椿。

大椿格外的著急道：「你們也丟人的臉面！人家不中已極難過，你還抓住人來嘲笑。這個是何道理！」大眾聽見了各人皆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莫要急了！解元為你奪得來。」說了，那個送報的果然將報條放在桌子之上，請他開報。

大椿說道：「我就開了！」一看，方知他已中了解元。

此刻之際，臉色轉了過來，笑嘻嘻的前來啟報。眾人抓住他說笑了一回。那些門斗提塘學書等人，均各坐在房內爭要報錢。大椿只得敷衍了他們一番，然後取出幾兩銀子先與他們茶點。隨後，再等回家之時再為添補。那些人也知道他是一個寒士，榨不出油水的，只得答應了下來。

方正中等人卻是加倍的開發。四人齊來考試，如今一齊皆中，豈不忻悅！忙忙的鬧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各人具了衣冠，前去貢院赴鹿吟宴。見了主考，原來這個正主考是吏部尚書王國均，副主考是翰林院侍讀唐必正。這兩人皆是少年科策，歷任清班，生平卻是正直無私。王國鈞雖與葉槐同部，向不像他為人，擅自作福作威。近來也因案與葉槐不合，主上也知道他們的性情。兩人常在一起辦事，必有商議，故此將他放了這主考，以便場後入京再行升調。此兩人到了山西，心中想道：「主上如此恩典，教我們執掌文衡，就要為國家求點真才，方可以報答天恩。昨日發榜以後，就想見見這新科解元。此刻，正在鹿鳴大宴的時候，當即招呼手下人等，解元如果到來謁見，你們把單帖引了他，到別處書房，不必與大眾在一起。我有要話問他。」

家人領命之後，外邊執帖的已將各舉人帖子呈了上來。惟有李大椿的帖子另是一人。領到左邊書房裡面。王國鈞與唐必正將眾人分班見過了，後然回到書房。李大椿早見兩個主考進來，趕著起身，在紅氈上站定，磕了四個頭，行了師生之禮，兩主考也回他四個揖，方才坐下。

王國鈞問道：「前見榜上籍貫，賢契是大同府的人氏，但不知與吏部尚書葉槐家相隔多遠？」大椿因是初次見面，劈口就問葉槐，想到，他雖是我的老師，我看他也不是個好人，不然何以將葉槐擺在心中！只得勉強答應道：「門生家居村落。雖然曉得其人，卻是未曾見過面。」兩個主考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如見他是不認得的。」也就不往下問了。隨又將他文字如何好法，筆力又如何工穩，條封又如何明白，稱贊一番，然後又問他何日赴都。

李大椿道：「門生本想即由此入京，因川資不足，仍須回家籌措，方可啟程。大約至遲年底也要抵京了。」

王國鈞見他言談各事皆是率真，全無半點虛假，互看他的文字，又是淵博宏通的。心中想到，這人倒不可限量，將來必定可成大器。既得了如此的門生，何不就提拔提拔？說道：「我兩人進京復命，也不過在月之底、來月之初就要動身。你此刻再去，復又趕來。設若有川資還不礙事，若再無處可以設法，豈不誤了時日？若是這般設想，不必回去。可隨同我一齊前往，豈不是好！如果後來果能聯捷，那時更不必慮乎此。即使不第，有我二人，也不致令你空手還家。」

李大椿聽了這話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的起身道：「老師如此就是門生的恩人了。」王國鈞也就謙讓了幾句，隨叫他回寓安排，以便一起動身。告辭回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